宋史

八三

列傳卷第四十一　宋史二百八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李沆弟維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滔洺州團練判官父炳從邢帥薛懷讓辟爲觀察支使懷讓徙同州又爲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拜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緣淮供億惟舒尤甚以勞加侍御史卒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

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二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書并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起復遂

出知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眞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眞宗即位遷戸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眞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

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

効尤時李繼遷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

修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没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

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
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
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
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
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
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
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
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
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
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

寵罩之事僕疾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沆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始

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
尉中書令謚文靖録其弟國子博士贄爲虞部員外
郎光禄寺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
維爲戸部員外郎子宗簡爲大理評事甥蘇昂妻兄
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即位詔配
享真宗廟庭沆性直諒内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
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
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前僅容旋
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
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

以胥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没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倚如此

維字仲方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興學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没入爲戸部員外郎契丹請和以爲賀正旦使真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自是每北使至多命維主之擢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爲學士承旨加史館修撰仁宗初再遷爲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修真宗實録遷工部尚書會塞下傳契丹將絕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

父詩詩成大喜既還帝欲用爲樞密副使或斥維賦
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尚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
事求換官除相州觀察使爲諫官劉隨所詆知亳州
請赴本鎮改河陽父之還朝復出知陳州卒維博學
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延幸四方
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
册府元龜性寬易喜愠不見於色獎借後進嗜酒善
謔而好爲詩常曰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既沒家
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
郎公謹太子中舍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祜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祜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祜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絶就改將作監丞趙昌言爲轉運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屛畏入旦

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還命監潭州銀場何承矩
典郡薦入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
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幷之路徙
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
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
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
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眞宰相器也與之同列
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明年與蘇易簡
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

院趙昌言參機務旦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
辭職太宗嘉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
出知鳳翔即日以旦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賜
金紫擇牯犀帶寵之又令冠西閤至道元年知理檢
院二年進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
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
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
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
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
知貢舉鎖宿旬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眞宗亦自得也王欽若惎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

爲功臣竊不取帝憮然曰爲之柰何欽若度帝厭兵
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
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
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
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
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
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
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之宜
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
之者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

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决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初爲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爲大禮使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四年祀汾陰又爲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祠壇頌將復進秩懇辭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宫使五年爲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宫建又爲朝修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廐三馬賜之玉清昭

字四百令八个

應宮成拜司空京師賜酺旦以慘恤不赴會帝賜詩
道意焉國史成遷司空旦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
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
會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
無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愼所變
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
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
同旦徐一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
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
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帝嘗示二府喜雨詩旦

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卻否王欽若曰
此亦無害而密奏之帝慍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
不來奏旦曰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
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旦曰王
旦畧不辨真宰相器也帝顧旦而笑焉天下大蝗使
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
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
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
豈不爲天下笑耶宮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
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

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
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
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災
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
已罪己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
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
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
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
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
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

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仁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荅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内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

六萬事屬徵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
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
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
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
有人冦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
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
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
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

密院準大慙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鎭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僣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眞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皇恐而退

時向敏中同在中書出彭年所留文字旦瞑目取紙
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爾後彭
年與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
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旦
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
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
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
等謹奉之曾等退而愧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畧不
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
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

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眞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眞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

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
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
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
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
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爾後謂
果如言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内臣周懷政偕行
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
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内臣劉承規以
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
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

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

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
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
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
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爾若復奔
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
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
敏中固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
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
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
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

以爲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眞國體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李迪賈邊有時名擧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

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旦任事久人有謗之
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
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封復命連歲求解優
詔褒荅繼以面諭委任無貳天禧初進位太保爲兖
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復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
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
畏避上疏懇辭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
邑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
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
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

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淩策二人亦爲名臣旦復求避位帝覩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奉初旦以宰相兼使令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焉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

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薯蕷粥賜之旦與楊億素厚延至臥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叙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表上真宗歎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藁未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舁至內闥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又別次發哀後數日張昊赴鎮河陽例宜飲餞以旦故不舉樂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閱旦奏槀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氊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

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眞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三子雍國子博士冲左贊善大夫素別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

謂鄰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矣及冠繼丁内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賛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薦其材代還爲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爲戶部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尚威察待僚屬有禮勤於勸勗職務修舉或薦其有武幹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史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爲戶部判官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

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妖尼道安搆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敘其事太宗爲之感動許以不三歲召還翌日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就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時通進銀臺司主出納書奏領於樞密院頗多

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遠方有失事機請别置局命官專莅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詠領其局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搉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篇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

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至道
初遷給事中眞宗即位敏中適在疾告力起見于東
序即遣視事進户部侍郎會曹彬爲樞密使改爲副
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
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
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爲副發
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
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
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
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携貲產適張齊賢安上

許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眞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眞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幷得敏中質宅之状時王嗣宗爲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眞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爲戸部侍郎出知永興軍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

俄還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屛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舊相出鎭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得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

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二年又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尚書右丞時吏部選人多稽滞者命敏中與温仲舒領其事俄兼祕書監又領工部尚書充資政殿大學士賜御詩褒寵祀汾陰復爲留守敏中以厚重鎭靜人情帖然帝作詩遣使馳賜之拜刑部尚書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尋充景靈宮使宮成進兵部尚書爲兗州景靈宮慶成使

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爲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

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徙玉清昭應宮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重陽宴苑中暮歸中風眩郊祀不任陪從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奉表懇讓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五子諸壻並遷官親校又官數人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於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溫良宜諡此意其恩顧如此有文集十五卷子

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發中丞傳範娶南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爲密州觀察使謚惠節傳亮子經定國軍留後謚康懿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以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餘孫繹絳並官太子中書

論曰宋至眞宗之世號爲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爲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還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眞宗

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棼擾世稱沆爲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掄罪輙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眞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眞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恥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慍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

焉

列傳卷第四十一

列傳卷第四十二　宋史二百八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王欽若 林特附　丁謂　夏竦 子安期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黄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欽若早孤郁愛之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擢進士甲科爲亳州防禦推

官遷秘書省秘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爲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給事中河陰民常

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秦減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納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塲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旣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

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嚮未
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閻承
翰等於太常寺别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
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為
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
駕且死睿又悉逋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
傭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
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
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
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 知其寃而欽若恃勢人

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司真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為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為多此類也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為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脩國史大中祥符初為封禪

四百令八字

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爲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黄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眞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爲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學士晁迥草制誤削
去官有詔仍帶吏部尚書聖祖降加檢校太尉欽若
居第在太廟後壖自言出入訶導不自安因易賜官
第於定安坊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馬知節同在樞
密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
上平蠻功欽若久不决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
及趣論賞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密使奉
朝請改刻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復拜樞密使同平
章事上玉皇尊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靈
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

領之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為景
靈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于廊廡又
明年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
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
欽若謝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為皇太
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朝復為資政大學士詔日赴
資善堂侍講皇太子會輔臣兼領三少欽若以品高
求換秩拜司空尋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
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令
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

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仁宗即位改秘書監起爲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仁宗嘗爲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爲遷叙圖以獻真宗實録成進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國知邵武軍吳植病求外徙因致中丞余

四百令八字

謌以黃金遺欽若未至而植復遣牙吏至欽若第問之欽若執以送官植謌皆坐貶初欽若安撫西川植為新繁縣尉嘗薦舉之至是亦當以失舉坐罪詔勿問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

表修裴度祠於圜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眞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嘗建議躬謁元德皇太后別廟為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以謂天子當絶傍朞欽若所言不合禮又請置先蠶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眞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眞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

癭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
帝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狀帝亦
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
所為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
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欽若子從
益終贊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為
後林特字士奇祖揆仕閩為南劍州順昌令因家順
昌特少穎悟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為文景奇之命
作賦有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僞官皆入見
特袖文以進太宗以為長葛尉改遂州録事參軍代

還命中書引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太宗以重進武人選特與楊覃並爲通判人賜白金二百兩給實奉會出兵五路討李繼遷督所部轉芻粟先期以辦呂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蒙正入相薦之入判三司戸部勾院梁鼎制置陜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眞宗選特與知永興軍張詠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爲戸部副使詔赴内朝三司副使預内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眞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遷司封員外郎車駕謁陵爲行在三司副使詔與劉承珪李溥比較

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特遷祠部郎中封泰山祀汾陰皆為行在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玉清昭應宮副使將祀太清宮遣特儲供具為行在三司使禮成進給事中為修景靈宮副使兼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昭應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眞拜三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為出準特在職如故後罷三司以戶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宮副使兗州宮觀成遷吏部侍郎天禧元年為修上聖祖寶冊副使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

利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險善附會故謂始終善特當
時與陳彭年等號五鬼語在王欽若傳仁宗在東宮
以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為樞密
副使而李迪執不可仁宗即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
讀學士謂貶特亦落職知許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
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三班院特體素羸然
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
太后遣中使祀奠特精敏喜吏職据案終日不倦真
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奉
詔撰會計録三十卷又為東封四祀朝謁太清宮慶

四百令八字

賜緫例三十六卷子繼洙濰亦有吏能歷官至三司
鹽鐵副使以秘書監致仕卒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
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掾堂檻鐵鉤擊殺之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
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
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
登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以
太子中允爲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爲轉運
使除三司戶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
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

為四路改夔州路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反為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巳兵施州而饋以夔萬州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皆可給特遷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別種有入寇者謂遣高溪酋帥其徒討擊出兵援之擒生蠻六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人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緡帛歲収市之其後徙置夔州城砦皆謂所經畫也居五年

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廵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争趣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紿為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録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為額歲較其數以聞詔奬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

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為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即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迺以謂為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為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為行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戶部參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為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

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又為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筴玉清昭應宮副使大内火為修葺使歷工刑兵三部尚書再為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是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嘗為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為樞密使時寇準為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

間謂退除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内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為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顛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為戶部尚書迪為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

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頊復留
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
杌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
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
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郎為山陵使寇準
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竄徙干紀之際屬先王
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
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
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
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

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
也允恭倚謂勢益横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
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
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
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
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
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
曰丁謂為宰輔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
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

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
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嘗奉先帝陵寢而擅
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
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
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
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
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玘珹一官
落珙館職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
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
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

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詔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文字累

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為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録謂前後欺罔事竄之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

詩并文亦數萬言家寓洛陽嘗為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輙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謂初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補右侍禁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繇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録竦為潤州丹陽縣主簿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

四百令六字

正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為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戶部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鉤距及竦顯多內寵寖與楊不諧楊悍妬即與弟娟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皆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黄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

廩不足竦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眞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爲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以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諫議大夫

楊楫寫

為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為姦竦為集前比著為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改參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皆竦所發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改潁州京東荐饑徙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陜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宣徽

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在
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曰頃者繼遷逃背
擾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
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竝没守榮僅以身免呂端始
欲發兵繇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穴太
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路
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
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
還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逋遁
窮蹙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敝戒疆

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

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鄉之而諫言出師非便既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討會元昊稍求納款范仲淹請留鄜延兵繇是涇原兵亦不行中國之師卒不出塞疏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嗃厮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竝邊小砦

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
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
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
饋運當時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為兵令下而楊偕奏
言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
益一二千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
任將帥求之方略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竦云
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款以來東
兵猶不可代況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
之敝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廩給

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
芻糧鉅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為盜代兵東歸以衛
京師萬世利也皆欲以寡擊衆殆虛言也皆復奏云
自古將帥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八百直棄大
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烏盭討遬
僕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兵臯
蘭下殺樓蘭王虜侯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
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
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
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

涇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懼戰或敗衄託以兵少為辭爾竦言士兵各護鄉土自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閤門祗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東兵僅二百人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強弱不繫東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

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三二歲未得成效兵
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能取勝乎竦議遂屈
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
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為樞密使諫官
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毎論邉事但
列衆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邉置
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
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邉將體解矣且竦挾
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為人
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

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鎭竦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辨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幷州請復置宦者為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為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

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
國公請析河北為四路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為亂領
皇城司者皆坐遂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
言者以為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
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
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
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
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
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正劉敞言世謂竦
姦邪而謚為正不可改謚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

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為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即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群剽州郡莫能止或客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

遷太常博士擢提點荊湖南道刑獄除開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為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劫州縣而光化軍戍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捕斬殆盡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款西邊罷兵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損邊費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擢天章閣待制遂為陝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部郎中時竦為樞密使為請還所遷官丐淮浙一郡復以為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

楊楫寫

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得驍勇萬人為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繇是士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徙延州未至丁父憂服除辭所進職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卽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衺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決暴得疾卒

詔遣中使護其喪以歸安期雖秉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識其奉養聲伎不減其父云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時海內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鈎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一百七十八字

列傳卷第四十二

孔齋開刊

列傳卷第四十三　　宋史二百八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陳堯佐 兄堯叟 弟堯咨 從子漸　宋庠 弟祁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為閬州閬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為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強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賴之從攝頻令端拱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太宗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

華對即召省華為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憑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丞河決鄆州命省華領州事俄為京東轉運使超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户殍者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户部吏部二員外郎改知澶州省華智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禄卿舊制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涖京府别設其位升於兩省五品之南省華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友相過從之未幾因疾求解任拜左諫議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許手詔存問親閲方

藥賜之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堯佐進士及第歷魏縣中牟尉爲海喻一篇人奇其志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會其兄堯叟使陝西發中人方保吉罪保吉怨之誣堯佐以事降本縣主簿徙下邽遷秘書郎知真源縣開封府司録參軍事還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

李俊寫

為糜粥食餓者吏人恐斸米至振數萬人徙廬州以父疾請歸提點開封府界事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篝石為隄隄再歲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久丁謂不以為是徙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母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為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官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使入為三司户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實録不試中書

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進樞密直
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
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同修三
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為翰
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詁治嚴急吏欲
罪詁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詁連呂夷簡親執政
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詁則姦吏得
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詁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參知政
事遷尚書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戶部侍郎
知永興軍過鄭為郡人王文吉以變事告下御史中

丞范諷劾治而事乃辨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甓用堯佐奏曰唐賢臣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褒諭既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數見罷為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初肄業錦屏

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善古隸八分
為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性儉約見動
物必戒左右勿殺衣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見
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夭官一
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
棲神之域矣陳摶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
中子貴且壽後如摶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
廬編愚丘集遺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
緋遷秘書丞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亳陳

頡民饑命堯叟及趙況等分振之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暍死會加恩黎桓為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斂於民往往斷其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為謝先是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汎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

咸苦之海北岸有遞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遣蛋兵具舟自取人以為便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入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榦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

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貲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筭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未幾會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堯叟為廣南東西兩路安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遷

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
封駁司制置群牧使河決澶州王陵口詔往護塞之
遂與馮拯同為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
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
拯並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
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決者吏民抑塞水旱
災沴多由此致請委逐部判官揀覆判決如復稽滯
許本路轉運使聞奏命官推鞫以警弛慢乃詔堯叟
與拯舉常參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參決滯
務堯叟請以秘書丞直史館孫冕同領其事凡省去

字四百令九个

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繼英爲樞密使以堯叟簽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還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京留守每裁剸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狀亟決遣之以故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按鞫而詳察之因密加詔諭俄兼群牧制置使始置使即以堯叟爲之及掌樞密即罷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

堯叟焉自是多立條約又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為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為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宮加開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群牧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

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夏帝臨問勞賜加等疾甚
表求避位遣閤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以詢其意堯
叟詞志頗確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至便坐
許三子扶掖升殿賜詩為餞又賜仲子希古緋服天
禧初病亟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
肩輿至京師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謚曰文
忠録其孫知言知章為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
士出身後為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
籍堯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
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著請盟録三集二十卷母馮

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許諸子事華侈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大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為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句院始合三部句院兼總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咨為考官三司使劉師道屬弟幾道以試卷為識驗坐貶單州團練副使復著作郎知光州尋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荆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帝特遷之改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敝

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憯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叟進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皇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坐失舉降兵部員外郎喪母起復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使邊臣飛奏唃廝囉立文法召蕃部欲侵邊以為陝西緣

邊安撫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尚書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入為翰林學士以先朝初牓甲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丞郎上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皇太后特以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杷以導積水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所居棟摧大星霣于庭散為白氣已而卒贈太尉

謚曰康肅堯咨於兄弟中最為少文然以氣節自任
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
顯時推為盛族子述古太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
文為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
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
其父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為天水縣尉時學者罕
通揚雄太玄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
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舉賢良方正科不中
復調隴西防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

學者多從之遊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後貴顯與漸益不同因言漸罪戾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遠方即召漸至京師授潁州長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改鳳州團練推官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四百令三个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杞嘗為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

歷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
廢庠與御史伏閤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
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
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次具飲膳斥武舉
人令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
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紿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
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
力爭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刑部員
外郎仁宗欲以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
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為翰林學士帝

遇庠厚行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
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
帝弗為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
大夫叅知政事庠為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
輙分别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閤儀庠退而上奏曰
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
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
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
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
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

上閤亦曰内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乗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宫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閤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

廢甚非禮也庠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
者夷簡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
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參
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代仲淹
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為參知政事慶曆
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朝
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為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
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嚴穴
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
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為相不學少文故夏竦

為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為知體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群臣家廟曰慶曆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復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

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也不苟輕改既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即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即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遊不謹御

史呂晦請赦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
其子從之至亳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
中謚元獻帝為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
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
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
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為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
録一卷別集四十卷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
矜才吾終身弗為也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
侵庠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
道死實以他疾而邈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

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弟祁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
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
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
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
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
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
皆典之事見樂志預修廣業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
郎同脩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
日蹙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聖人一天下

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
治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既殫
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
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三冗節
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何謂三冗天下
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
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
可為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
罷還為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
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悉刺之緣圖供役本不知

兵又且月支廩粮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為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群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虛日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

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臣愚以為此主者為欺盜之計爾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衆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為甚請

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
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貴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
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
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錦綉珠玉不得妄費則天
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電照飲
馬西河蠢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從判鹽鐵句院同脩
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為天章閣
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
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杭州留為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釐

正辭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稟
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遂著為令徙知審官院兼侍
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
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群牧使庠為樞
密使祁復為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
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
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
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
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
時病會進温成皇后為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

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
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
告院用印乃進內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
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后方愛幸覬行冊禮
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為
侍讀學士史館脩撰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學
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脩撰歲
餘徙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陝西馬
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正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
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

户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猘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戰則慱深趙邢洺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竊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鬬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彊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廼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為寇若河北不然自蓟

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莞衽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檜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轂鎮定鎮定既充可入轂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飇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彊弩巨梃長槍利刃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揕

其胷則鎮擣其膂勢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脱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為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竒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件目緐碎要待刀筆

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畜財一封
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
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
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
在蜀奢侈過度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
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
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
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
許一子主湯藥復為群牧使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
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為社稷深計

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七鬯之主若六宮有
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
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
其子三日歛三月塟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
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
衣巾而已毋以金銅雜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
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
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栢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
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
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後贈尚書祁兄

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稾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為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

實文藻雖不逮祁孫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列傳卷第四十三

列傳卷第四十四　宋史二百八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陳執中　劉沆　馮拯子行已 伸已

賈昌朝弟昌衡 從子炎 伯祖父琰　梁適孫子美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迺演要也因

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
年坐考御試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
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婿盧士倫
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為請乃改京東執中嘗
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
乃召為群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
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內
銓遷三司戶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
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楊州再遷工部郎中改
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既
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
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
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喪其
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
邊籬洛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
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
鬪選閤門祗候以上為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為廬關
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為三砦之援熟羌居
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

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藏大蟲族久居内地常有叛心不肆翦除恐終為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内營非策之上也宜修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饟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既而議刺土

兵久不決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
尚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畧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
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廵邊乃屯涇州
令諸部曰寇籍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
焚之表解兵柄以為兵尚神密千里禀命非所以制
勝宜釁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
州於是請城傳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
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廵
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叅知政事諫官
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昌朝罷執中降給事中已而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皇祐初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學士孫抃當制遂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以為禮薄帖麻改兵部尚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為堤不果成而去執中秉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障橫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

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為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為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輙奉行至以洙為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留後奉久之變妾昝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執中歐陽脩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中外之望既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尚

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為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

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紬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絶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襄詔謚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群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倚將彭玗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

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
國以禮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為殿直都虞侯父素不
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
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
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
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適生沆及長倜儻
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
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
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
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

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
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作賣券及鄰翁死
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
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為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豈
特此耶爾始為券時嘗如敕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
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戶部判
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
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露醉拂袖起因罵之
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
時湖南蠻猺數出寇殺官吏以沆為龍圖閣直學

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土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已而賊復出殺裨将胡元坐降知鄂州從京南遷給事中徙洪州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尚書工部侍郎踰年拜參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為偽告敕既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御史皆謂沆於彥方獨不盡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

聽貴妃薨追册皇后沆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塟不報既塟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

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匄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悦尋如舊文彥博富弼復入為相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弼監修國史沆遷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為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修國史弼為集賢殿大學士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

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抗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昪等益論辨不已罷沆為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還刑部尚書徙陳州沆長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論者以此

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家不敢請諡帝為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子瑾嘗為天章閣待制坐法免後以功復職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俊與從行千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大理評事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南旱命馳傳振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石州擢右正言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

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户部理欠憑由司為度支判官
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
湛伏閤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
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
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
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郊祀畢覃恩拯與通判
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郎惟節以太常博士為屯田
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為虞部員外拯書名舊在惟節
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
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宗即位進比

部貟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為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王超傅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傅獄抵潛罪竄流之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為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及陳堯叟為副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

四百令八个

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事吏民訴理冤獄依違不決者輙數歲水旱或由於此詔拯選幹強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冗官十五員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為陣其形勢可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

而契丹騎已入鈔頼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為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太廟有司供帳幔守奉人宿廟室前喧嚣不肅摇以聞詔專為廟享製帟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宗嚴急出于一時之意臣下莫敢言其失也

王旦進曰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畧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為利帝曰朝廷以信為守然戒備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大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攷策論不專以詩賦為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為儀仗使禮成進尚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王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為儀仗使遷工部尚書復以疾求罷拜刑

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七年除御史中
丞又以疾辭除户部尚書知陳州真宗嘗謂王旦曰
拯固求閑郡何邪旦對曰馬知節嘗譏拯好富貴所
欲節度使爾拯恐為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為此
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吏部
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冬
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
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
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

演惟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
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
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
拯代謂為司徒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又為山陵使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告
帝賜白金五千兩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
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即卧内賜
告及旌纛遣内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
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修靡顧禁中
不知也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氣貌嚴重宦

李俊寫

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請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嘗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子行已仲已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為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州因治狀增秩歷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夏人既納欵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為戰具議者欲解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為與國元昊入貢容懷詭計幽燕治兵或為虛聲邉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

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為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違避者輒聚射詔行巳計之行巳言此姦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故啓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義勇繕葺為除和糴穀三萬行巳謂不可捐歲入之儲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閤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伸巳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閤

門祗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
之安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
柳象沿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
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
飲飲輒死伸巳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
花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巳故以花盛
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
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
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
趣伸巳討之伸巳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

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己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
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天子命來
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仰泣羅拜曰不圖
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率衆降軍門初
部卒以覆將畏匿伸己曰紀律不明主將也戰士何
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宜州樂善
蠻寇武陽伸己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又莫世
堪負險強黠抄刼邊户為疆埸患伸己設伏擒捕皆
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宜二年徙桂州改右武衛
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

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自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己謂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遁歸謀為亂欲殺伸己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伸己焉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為潁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召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

母之諱不出於宮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昌朝累遷尚書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劉平為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曰漢

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講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槩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

師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鈞名譽多非勳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勳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救弊之一端也又上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自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

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太祖脫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況伐蜀將士乎此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之以威也太祖雖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叅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

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此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遺法也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為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已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就黥涅為營兵宜優復田疇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帛營舍有粥酒肴

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綵者笞責之異時被鎧甲冒霜露戰勝攻取皆此曹也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況今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時教習使啓發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遠人今四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西則臣元昊二國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幣羈縻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

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
阻獨恃州縣鎮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穀
不熟或至狼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
中夏元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
西方諸國如沙州嗢厮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
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募人往使諭之使歸
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而瓦裂矣其五曰綏蕃部屬
户者邊垂之屏翰也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内
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彊敵迫之塞上諸州藐焉孤
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破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陜

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為酋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為吾藩籬之固也其六曰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為間諜羌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狀

與山川道路險易之勢絶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萬死之地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顧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士為爪牙臨陣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無陷兵之恥書奏多施行之昌朝請度經費罷不急詔與三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八人令致仕慶曆三年拜參知政事上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

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當別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廟室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固辭元昊既款附請宰相罷

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譴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靜軍疑通判譖己誣以事迫令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昌朝議欲從輕坐吳育力爭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為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

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契丹聚亡卒勇伉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者輒還補於是來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為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

闕入覲留爲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
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
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
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
謝自昌朝始也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
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
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
悔有可凶可吉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
群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
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

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𨽻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為京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餞于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朝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貝棣德博民多水死昌朝振捄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為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為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代彥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刱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陜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迺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群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

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
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者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
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
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諸育世以為昌朝指也然
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子章館
閣校勘蚤世青朝請大夫弟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為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
順井鹽吏視賄多寡為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
州邊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
馬來市官第其良駑為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

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浙路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為户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莞庫積遷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弊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弊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譓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既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

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為苦炎從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為利者臣見其害以為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甿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鄜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為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往賀炎曰故事

無僉書兩考者彼非執政何賀爲會以疾卒年五十
八贈銀青光祿大夫昌朝伯祖父琰
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也以蔭授臨
淄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爲開封府
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及即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
直學士未幾擢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琰風神
峻整有吏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
五人琰最幼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
聚族凡百口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
琰子湜汾湜至軍器庫使交阯黎桓之篡丁璿也朝

廷以孫全興將兵討馬湜與王僎同掌軍事稱桓僞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僎並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汾子昌齡第進士為屯田員外郎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為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稅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减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録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

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
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
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為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
瑞之云嘗與同院撰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
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
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
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用也遂拜右正言林
瑀由中旨侍講天章閣適疏其過又言夏守贇為將
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執政以嫌改直
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陜西與范仲淹條邊機十餘事

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兖州萊蕪冶鐵為民病當役者率破産以償適募人為之自是民不憂冶户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塋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為朋黨擠逐留為翰林學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帝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實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

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
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
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
王守忠求為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
又以為不可將以適為園陵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
制由是寖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
而多挾智數不為清議所許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
其貪黷沽榷罷知鄭州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
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為市內交於適
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帝即還虞卿三

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建砦聞為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為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為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復為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曰莊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先諸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郎中中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

大夫陳次升又言子美緣童貫姻家連使湖外承迎其旨意一時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畿及徙成都路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光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少保子美為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

李俊寫

契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中不受私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列傳卷第四十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８３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８８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３８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３６８６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83&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